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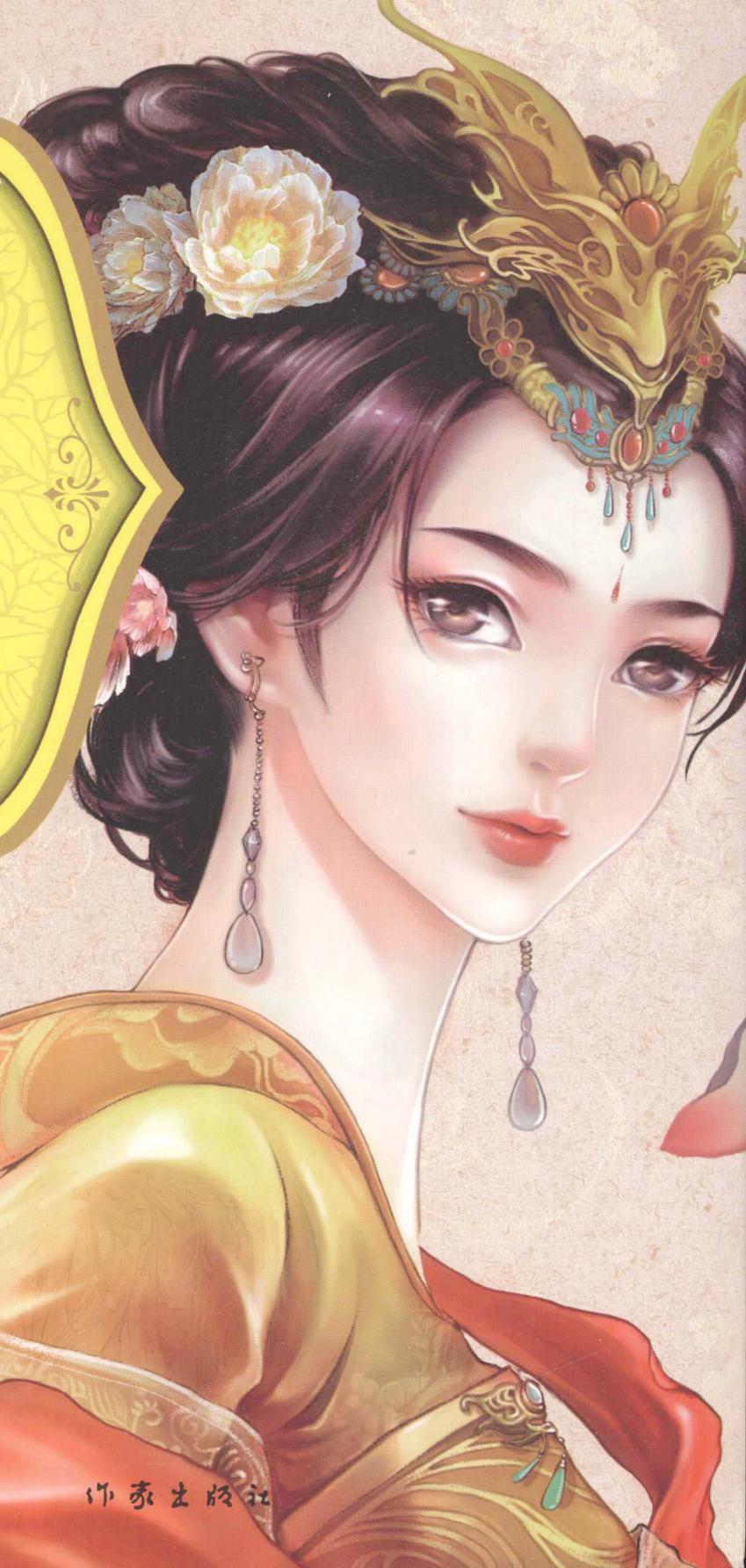
穿越时空，身份倒错，各取所需，终成眷属

T E G O N G · W A N G F E I

特工狂妃

藏珠
著

作家出版社



013068970

1247.57

2841



1247.57

2841

作家出版社



北航

C1676724

0130803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工狂妃 / 藏珠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063-6822-3

I. ①特… II. ①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6455号

特工狂妃

作 者：藏 珠

责任编辑：王宝生 田小爽

特约编辑：庆 宇

装帧设计：姚姚工作室

插画设计：布言空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印张：26

版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822-3

定价：36.8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田味

CONTENTS

【楔子】	楔子	001
【第一章】	穿越	004
【第二章】	谈判	013
【第三章】	大婚	025
【第四章】	温泉山	036
【第五章】	围猎	049
【第六章】	敲山震虎	062
【第七章】	剿匪	076
【第八章】	大闹太子府	088
【第九章】	反击	102
【第十章】	东清使者	113
【第十一章】	设局	126



田 哥

CONTENTS

【第十一章】	请战	140
【第十二章】	西北边关	153
【第十四章】	运筹帷幄	172
【第十五章】	将计就计	191
【第十六章】	起点	205
【第十七章】	秋操	216
【第十八章】	集训	228
【第十九章】	西楚田弘	240
【第二十章】	刺杀	252
【第二十一章】	见面	263

田味 CONTENTS

【第二十章】	逼宫.....	277
【第二十一章】	动摇.....	292
【第二十四章】	破裂.....	303
【第二十五章】	离间.....	314
【第二十六章】	去西楚.....	325
【第二十七章】	游说.....	337
【第二十八章】	五皇子.....	350
【第二十九章】	重见.....	362
【第三十章】	死遁.....	376
【第三十一章】	回家.....	389
【第三十二章】	有孕.....	400
【尾声】	尾声.....	405



樊子

楔子

夕阳西下，金红色的阳光照在帝国饭店高大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几辆黑色的奔驰车排成一行，驶过街头，依次停靠到酒店大门前。

前后车上跳下七八名保镖，警惕地环视四周，然后有人上前打开中间那辆车的车门，一个中年男子慢慢跨出车门。几名保镖立刻环绕上去，有意无意地用身体遮蔽着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跨出车门，站直身体，习惯性地掸掸衣袖，将西装下摆轻轻一拉。就在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本能地挺直了腰，这一瞬间，他的头在两个保镖的肩膀中间露了出来。

“噗”的一声轻响，只有离得最近的人才听得见这好像什么东西被踩破的声音，中年男子的头猛地往旁边一摆，右太阳穴上溅起一朵血花。他先是扑在旁边的车窗上，然后才沿着光滑的车身慢慢滑下去，在玻璃上留下一线血痕，引发坐在车里的女人一声几乎撕裂喉咙的惊呼，还有保镖们的瞬间混乱。

温仪哼着小调把手里的雷明顿M700分解开来用保护膜缠好，连着手套一起放进身边的垃圾袋里，拎起来走下了天台。刚下了两层，就听见杂乱的脚步声传上来。温仪并不抬头，弯下腰挨家挨户地提起门口的垃圾往自己手里的大垃圾袋里装。一群黑衣人顺着楼梯冲上来，只是瞥了一眼这个头发花白的垃圾女工，就往

天台冲上去。温仪等最后一个人转过楼梯拐角，立刻摸出一根钢丝插进楼梯口处的门锁里，轻轻拨动几下，门锁弹开，温仪旋身而入，厨房里正传来嗞啦嗞啦炸鱼的声音，根本没注意到屋子里进了陌生人。

温仪头也不转，直接进了里间的卧室。

这里的窗口正对着帝国饭店的大门，温仪靠在窗边，嘴里又轻轻地哼起刚才的小调，随手戴上手套，从垃圾袋里掏出狙击枪，几下组装成型，架在了窗口。

这时候才有个人从奔驰车队的最后一辆车上跨下来，也是个中年男人，如果有人注意，会发觉他跟刚才被击毙的人有六七分相似。而周围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出来十几个保镖，把男人围在中间，向帝国饭店走去。

温仪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瞄准镜微微移动，片刻之后，扣在扳机上的修长食指轻轻一压，套着消音器的枪身微微一震，已经将要走进帝国饭店大门的男人身体一晃，一头栽倒在水晶玻璃的旋转大门上。

这一次是真正的混乱了。温仪微微噘嘴吹了声口哨，几下把枪再拆散，连着身上那件肥大的工作服和假发一起，用塑料袋装了塞进床底下，只把手套收了起来。

只是几分钟，她再踏出卧室的时候已经是个学生妹。镶荷叶边的粉红衬衣，碎花格子短裙，一头短发柔软黑亮，一边捋到耳后，露出耳垂上的粉红凯蒂猫耳钉。温仪在卧室里扫了一圈，随手提起床头上一个布艺小包，踩着轻快的脚步出了门。主妇还在厨房里煎鱼，直到温仪无声地把大门重又关上，仍浑然不知自己家里已经有人来了又去。

街道上乱成一团，闻讯赶到的警察已经把整段街道都封锁起来，正盘查所有行人。温仪一边把包敞开让警察检查，一边对着手机讲话：“我马上就到，我家这里不知出了什么事，警察把路都封了……你别生气啊，真的不是我要迟到……喂喂，你别走，别走！我马上就到呀……”一个警察翻着包：“小姐，请出示身份证件。”

“喂你等等，真的有警察——喂，喂！”温仪一跺脚，很凶地冲着警察嚷，“你们干什么呀，我都迟到了！喏，身份证快看，我男朋友都生气了！你们效率这么低，我要去投诉你们！”后面等得不耐烦的人们发出一阵赞同的抱怨声。

警察也有点出汗，把证件还给温仪，抱歉地说：“对不起，耽误了您的时间。”

温仪眼睛一翻，哼一声走出了警戒线。拐过弯，路边停着一辆不起眼的灰色轿车，车窗上贴着个凯蒂猫的贴纸。她径直走过去，拉开车门便坐进去，发动车子拐过街角，衬衣上的第一颗扣子滴地响了一声，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千面花？”

温仪微微低头：“任务完成，怎么离境？”

“猫女求救，你立刻去接应她。”

温仪神色一凛，脚下猛踩油门：“她怎么了？”

微型通信器里的声音没有直接回答：“她在403房间，东西给你放在603房间，时间紧迫，直接击毙目标，马上去码头，有船带你们去公海。还有，钱已经汇到你账上，出了境你自己去查吧。”

“明白。”温仪驾车直奔城市另一角的一座酒吧。亮出贵宾卡进入603房间，拉出床下的箱子，里面是一套防弹衣、登山绳和长短枪械。

几分钟后，温仪打开窗户。夜色已经弥漫开来，街道上行人匆匆，并没人注意到窗台上有人正拉着一根登山绳迅速滑降。

砰的一声，403房间的落地窗被一枪击穿，玻璃飞溅中温仪已经看清房内情形，双腿夹住绳索，左手微冲横扫，站在窗口的两名保镖应声栽倒，右手拔出一柄黑色柯尔特，房中搂着美艳女郎的男人被枪声惊动，翻身就要从女人身上滚下来，却被女人猛地用双腿夹住。

柯尔特发出一声低响，男人后背溅开血花。身下的美艳女郎抱着尸体一滚，反手抽出尸体腰间的枪，将最后一名保镖击毙，翻身站起来：“千面花？你怎么来了？”

“孤狼说你求救。”温仪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我？”猫女一怔，随即脸色一变，“不对！我们快走！”她一跃登上窗台，两手扣住绳索，然而此时一声巨响，突然炸开的气浪把两人高高抛起，划出一道弧线，又重重地向地面坠落下去……

温仪眼睛一翻，哼一声走出了警戒线。拐过弯，路边停着一辆不起眼的灰色轿车，车窗上贴着个凯蒂猫的贴纸。她径直走过去，拉开车门便坐进去，发动车子拐过街角，衬衣上的第一颗扣子滴地响了一声，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千面花？”

自环山而归你不能一言对良多，待其毕，然后笑丁出来，一言不发，只是一脸的疑惑。

李振武，去想坐更门革除官职，走都城直奔殿。进宫，见了皇帝，便拜倒于

地，大呼：“吾声所欲那个一出，尚一丁真出，吾声所欲那个一出，尚一丁真出。”

第一章

穿越

温仪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冻僵，四肢僵硬，无法动弹。昏暗的房间里，只有她一人，她惊恐地环顾四周，试图寻找出口，但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恐怖。

温仪惊慌失措地在房间里乱闯，突然，她撞上了一扇紧闭的木门。她用力推开门，门却纹丝不动。她用力敲打木门，木门发出沉闷的回音。她的心跳加速，汗水顺着她的额头流下，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温仪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身着古装，头顶还悬着一把利刃，穿越也就罢了，穿越到一个被人刺死的歌舞伎身上，这是要闹哪样？而且还要伪装公主，这又是要闹哪样？

一阵剧烈的疼痛令温仪猛然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蒙着黑布的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惊讶地瞪着她。

温仪眼角余光瞥见那人手举一把匕首，就悬在自己上方，锋刃上还沾着鲜血，似是刚从人身上拔出来一样。

黑衣人似乎因温仪的突然清醒愣了一下，但随即一举匕首就刺下来。温仪无暇思索，本能地抬左手一格，将黑衣人的手臂打到一边，右手并掌如刀，一掌切向黑衣人的喉结。

黑衣人完全不曾料到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将死女子竟会有如此敏捷的动作，略一大意，已经被温仪一掌砍中，喉头软骨发出一声脆响，黑衣人一声嘶哑的惨叫完全卡在喉中，温仪已经翻身而起，双腿将人绞倒，反手握住黑衣人手腕，就着他掌中的匕首往他颈中一抹，鲜血喷溅，黑衣人挣扎几下便断了气。

温仪松一口气，这才觉得肋下剧痛，一低头却愣了：一件银线绣花的绸缎小袄，肋下鲜血染红一片，微收的衣角压着下身散开的百褶长裙，一条银红色裙带

沾了泥水，粘成一团。这太不对劲了，这衣服是谁的？

温仪下意识地转头四望，映入眼帘的满地尸体再次让她震惊：一辆马车，是的，就是马车，就是那种古装电视剧里的马车，装饰华丽，歪倒在远处的地面上，驾车的两匹白马肠穿肚破，血流满地。马车车帘被扯破半幅，一具尸体满头珠翠，半身还在车里，半身伏在辕上，看不见面目，只看见垂下的手腕上套着一只碧绿的玉镯，染满鲜血。

围绕着马车倒下的尸体有十数具之多，四名是女子，其余则是身着甲胄的男人，只是无一例外都带着刀砍剑戳的致命伤口，有几具肩背上还插着羽箭。再远处的披甲之士尸首更多，大部分是被箭射死的。其间还夹杂着一些黑衣蒙面人的尸体，显然不是同一派的。如她这般穿着的女子也有不少，自然也全都是横尸在地，一命呜呼了。

饶是温仪出生入死多少次，此刻也做不到处变不惊了。伸手到自己眼前，肌肤白腻十指纤长，染成红色的指甲足有半寸长，手指关节处更根本没有握枪磨出来的茧子。只是刚刚并掌切那一下，手掌边缘竟然已经隐隐作痛。即使再荒唐，温仪也不得不相信，这不是她的身体。

据她所知，目前的科技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完整地将大脑移植到另一个身体中去的地步，那么只有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可能——她已经死了，在爆炸中就死了，只有灵魂离开了自己的时空，进入了这具完全陌生的身体里。

简单点说，她穿越了。

天在下雨，豆大的雨点冰冷地砸在脸上，令人清醒。此时此地，容不得温仪再惊讶。远处有人声传来，温仪目光四转，肋下的伤口正在两根肋骨之间，没有伤及内脏，但匕首拔出后血流不止，加上她刚才突然发力，血流更急。

扯下衣带把伤口一扎，温仪攀上身边的大树。若是平常，这样的树只消一只手她也能上去，此时却十分困难，勉强爬到树杈上，借着枝叶遮住身子，那边的一群黑衣人已经走了过来。

“快快，把人都带走，该收拾的东西也收拾上，别留下痕迹！”

温仪紧紧按着伤处，注意不让血滴下去。足有近百名黑衣蒙面人将地上同伴的尸体抬走，随手又点了几把火。一人经过一具女子尸体时啧了一声：“这么美貌的小娘子，杀了实在大是可惜……”

另一人随口催促道：“快走快走！差事办好了少不了赏银，有银子还愁找不

到美人？浣花堂的姑娘随便挑……”

一行人抬着尸体迅速隐入山林之中，温仪已经觉得头晕目眩，不得不把头靠在树枝上。头上有些异样，沉沉的发髻，厚密的长发绝对不是她自己那头利落的短发，这究竟是到了什么地方？猫女死了吗？孤狼是在灭口。难道这次任务真有那么特殊，特殊到连她们都要抹杀？

肋下的痛楚提醒了温仪，再想这些都已经无用，无论她们是为什么被放弃的，都已经于事无补，甚至连她是如何进到这具身体里都不必再考虑，她应该想的是如何保住这第二次生命，至少不能让自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公主的车队在那里！”远远的马蹄声和呼叫声响起，温仪转头看去，一群执刀披甲的骑士纵马而来，应该跟刚才那群黑衣人不是一派。失血过多令温仪眼前发黑，她拼着最后的力气从树上滑下来，只招了招手，就晕倒在地上……

“……公主这是昏睡几天了啊？这么多御医都是白吃饭的吗？还是说公主其实早就没救了，只是你们拖着不发丧啊？”

温仪不由自主地微微皱了皱眉。谁在这里吵？还御医公主，是拍电视剧吗，还是又接到了什么新的任务？不对！片段的记忆突然间冲进脑海：车爆炸了，她被震晕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身上穿着古怪的衣裳，有人举着一把刚从自己身上拔出来的匕首，正要再捅一刀……

温仪猛地睁开眼，紧接着就有人高叫起来：“公主醒了，公主醒了！”

公主？难道说的是我？温仪目光四转，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四面垂着厚厚的绣花床帏，形成一个半封闭的小小空间。大声叫唤的人青衣素裙，正俯在床头一边惊喜地盯着她一边继续喊：“娘娘，公主醒了！”

只一哗的一声，床帏被大力掀开，突然明亮起来的光线让温仪微微闭了闭眼，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身粉色宫装的女子紧皱眉头站在床前，眼光像刀子似的在温仪脸上划过，带着掩藏不住的震惊和失望。

什么意思？温仪不动声色地跟她对看，心里却在琢磨。听刚才高叫的那小丫头声音惊喜，怎么眼前这位却好像并不愿意看见自己醒来？

“兰妃着什么急呢？公主刚醒，你这般大呼小叫，是要吓着她吗？”另一个声音冷冷淡淡地传过来，又一个穿正红宫装的妇人慢慢走到床前，低头看一眼温仪，“公主总算醒了，真是老天保佑。可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温仪来回看着这两人，喉头干得厉害，像是几天几夜没喝水了。蓦然间手心一疼，刚才还欢声报告她醒来的青衣女子一只手伸在被里，长长的指甲狠狠掐进她手心，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警告之色，随即转头道：“公主受了烟气熏灼，喉咙伤了，怕未必这会儿能说得出话来。”粉衣女子冷笑一声：“受了烟气熏灼说不出话？究竟是说不出话呢，还是怕说得多了会露出马脚？”她说着，两道目光更加凌厉，居高临下地盯着温仪不放。

温仪淡淡与她对视，片刻沙哑地挤出一个字：“水——”
“公主要喝水，快去端水来！”掐着温仪的女子终于松开手，像是颇为欣赏温仪的知趣，转过头来又赔着笑向粉衣女子道，“兰妃娘娘，公主已经醒了，娘娘挂怀一夜也辛苦了，奴婢们要为公主喂水喂药，若是弄污了娘娘的衣裳……”

兰妃依旧冷冷地盯着温仪。她姿容出众，又穿了鲜亮颜色，看起来似乎只有二十多岁，但屋中光线明亮，温仪从她脖颈上被脂粉薄薄盖住的细纹上能看得出来，这位兰妃该有三十五六岁了，只是保养得实在好，不仔细看真看不出年纪。

自打温仪睁开眼，兰妃每句话都是咄咄逼人，尤其最后那句，明明的意有所指。温仪可不是呆子，虽然当时在死人堆里只是匆匆看了几眼，但结合那辆华贵的马车以及死在车辕上的女子服饰就可推断，所谓公主，必然是指那一位，但现在这些人却口口声声地管自己叫公主，究竟是搞错了人呢，还是有意李代桃僵？

“兰妃还是到这边来坐坐吧。”正红宫装的妇人先离了床边，退到椅子上坐下，淡淡道，“你也是三十五六的人了，尽管是保养得好，毕竟也跟本宫差不多年纪，折腾了半宿还是歇歇罢。”

兰妃眉头一皱，想来是被人提醒了青春不再，眼神不由得厉了一厉，转身也拣了张椅子坐下，冷笑道：“多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到底是比娘娘年轻几岁，还撑得住。不过臣妾有句话，虽觉得不当说，但若不说出来，又怕日后出了岔子娘娘怪罪——公主一行为贼人所袭，连护卫都尽皆战死，公主又如何能独活？久闻东清公主端庄秀美，这女子相貌妖媚，哪里有公主的贵气？可别是什么人冒充公主，想攀上东宫的枝头做凤凰吧？若是搞错了，日后说起来丢了皇上的脸，恐怕便要天威震怒了，娘娘可要三思！”

行了，听到这里温仪已经明白了。虽然不知道这皇后妃子都是哪一国的，但皇后硬要把她当成公主，兰妃却硬要指认她不是公主，这两人的态度可是明明白白的。且不论这些人打的是什么主意，单说此刻，若是温仪被认定不是公主，断

然没有她什么好下场！

一念及此，温仪哑着嗓子开口：“贼人来势汹汹，是身边的人与我换了衣裳，我才能逃得一死，好生吓人……”说到这里，握着嗓子仿佛不胜痛楚地咳嗽了几声，瑟瑟发抖地又蜷入了衾被里哭泣起来。

皇后连忙站起来走到床边，柔声安慰道：“公主无需害怕，既进了宫，便安全了。那伙贼人死有余辜，皇上已派人搜捕，必能将其缉拿归案，以正典刑！”

兰妃眼看这两人一唱一和，气得面目改色，但苦无证据又不能直斥温仪说谎，只得冷笑一声：“既是如此，那皇后娘娘辛苦，臣妾便告辞了。究竟是真是假，日后皇上自有定夺。”

皇后连头都不回。她说的是年纪与兰妃相仿，但保养不如兰妃，显得憔悴许多。只是正红官装上身，自有一种端庄气度，打扮虽然不似兰妃珠翠满头，然而一支赤金累丝挂珠凤头钗雍荣华贵，自然彰显身份。听了兰妃尖针般的话，只是淡淡道：“皇上此刻忙着追查那群大胆贼人的下落，且休说什么真假，倒是先捉人要紧吧。”

兰妃脸色微变，冷声道：“听说那不是普通贼人，都是北骁的流寇，捉起来怕不那么容易了。”

皇后似笑非笑：“兰妃跟本宫一样居于深宫，消息倒是灵通得很。”

兰妃也回了一笑：“都是皇上说的，臣妾哪知道什么好歹呢。告退了。”

兰妃一走，皇后脸上的笑容立刻收了起来，手一挥，房里的宫女们立刻退了出去将门带上，只留下那个刚才狠掐温仪的宫女在旁。皇后在床边坐下来，口气和缓却暗带压迫：“你叫什么名字？”

温仪心里一转，没有立即回答，皇后倒也不要她回答什么，只略微一顿便续道：“你方才话答得好，看来是个聪明人。莫怕，只要你伶俐，本宫包你不但无事，还少不了荣华富贵。你可是公主陪嫁的歌舞伎？叫什么名字？”

歌舞伎？什么玩意儿？温仪心里暗暗嘀咕，嘴上却随口回答：“温仪。”

“温仪——”皇后将这名字重复了一遍，突然沉下脸，“记着，这个名字，往后跟谁也不能提起！你不是什么温仪，你是东清国的公主元如意，是从东清过来要嫁给太子为妃的人，你给本宫牢牢记住了！听到没有？”

元如意？东清国公主，要嫁给太子？温仪把这点信息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同时做出老实模样点头：“记住了。”

皇后面色和缓了些，又放柔了声音：“本宫并非是要害你，只是此刻你若说不是公主，你的性命立时难保。方才兰妃的话你也听见了，若想活命，便照本宫说的去做，自然有你的好处。这些日子你抱病，自是哪里也去不得，就趁这机会好好儿准备准备。这个是青碧，本宫着她来服侍你，诸般事宜你都要听她教导。记着，若露了破绽，你性命休矣；若是做得好，将来荣华富贵无可限量。你用心地做，本宫隔几日再来看你。”

“公主这样不对，步子放窄些，再来一遍。”温仪默不做声地转回身，准备在回廊上再走一次。卧病一月，肋下的刀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终于可以起来走动了。这一个月里，她除了吃药睡觉，就是被青碧逼着在背那位“元如意”公主的家谱和公主应该知道的各种事情。不过也正因如此，她不必费心，就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所有事。

这个地方名叫中燕，在当今五国中实力最盛。周边尚有四国：东清、西楚、南平、北骁，倒是北骁较强，尤长于弓马骑射，时常便要侵袭他国。东清国与北骁接壤，屡受侵扰不堪其苦，便起了主意要将公主嫁入中燕，以求与中燕结盟，庶几可以对抗北骁。

出嫁的就是这位如意公主，本是要与中燕太子结亲的，可是送亲车队刚到两国边境，就遭到了袭击，死得精光。因死者身上所中箭矢都是北骁惯用的双羽箭，便都说是北骁不欲东、中二国结好，假扮强盗前来杀人。

温仪这具身体自然不是公主，其实是公主陪嫁的一个歌舞伎。东清国女子不但貌美，且能歌善舞，因此公主光陪嫁的歌舞伎就有二十人之多，不过全都被杀死，待边境守军前去救护之时，只有温仪这个僵尸还魂的还有一口气在，赶紧就抬了回来。

如果换了别的情况，想来温仪还魂的这个歌舞伎也没有机会成为公主，可是中燕这位太子严峻虽然是中宫嫡出，却因为皇后出身寒素之家，背后没有得力的靠山，导致他太子的位置也坐得并不稳当。尤其他还有一个有力的对手，就是兰妃所生的二皇子严峰。

严峰为人聪明，自幼就锋芒毕露，秀出同辈，兰妃又是皇帝宠妃，其兄更是手握兵权，有护国将军之号，此三者累加起来，更使得太子的位置危如累卵。

此次东清嫁女，皇后求之不得，正要借此增加中宫的势力，却不想公主竟在边境被杀。这样的机会怎能白白错过，皇后闻听消息，立刻派出心腹亲自将温仪

接进自己的长春殿，对外便说只有公主死里逃生，为不幸中之万幸，打算把温仪扮成公主，这亲事照结不误。然而冒牌的毕竟不能拿来就用，少不得好好教导一下，才能充数。

“公主步子务必放窄。东清国皇族皆穿深衣，裙幅狭窄，不比歌舞伎穿百褶宽裙，因此步幅较小，才显得尊贵雍容。”

温仪淡淡点了个头，放窄了步子，如风扶弱柳般又走了一次，博得青碧满意地点头：“好极，公主切记要旨，且坐下歇息吧。”

温仪在软垫上坐下，随手拿过旁边的天青瓷杯，抿了一口。青碧的双眼一直盯着她，从微微翘起的尾指一直看到裙下的绣鞋，直到温仪饮完这口茶把杯子放回茶盘中，她才微微点头：“公主做得不错。”

温仪微微扬扬眉，没有接话。这些模仿的训练对她而言实在是小事一桩，千面女郎的名头不是白来的，只要让她知道模仿对象是什么样子，她就能学得惟妙惟肖。

麻烦的倒是目前中燕并无人见过这位如意公主，即使青碧的指导也不过是依着所知东清皇族的习俗而已，并不知道真正的公主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过温仪倒也不为这些事担心，她现在还在这里只是因为有伤未愈，而且这具身体也跟她原本的身体天差地别，真要是就用这具身体离开皇宫，那还真不知如何谋生，还不如暂时留下，慢慢再做打算。

“公主今日的书可曾读完？字可写了？”
“读完了，也写了。”这里的文字跟繁体字差不多，温仪连猜带蒙，读起来倒也不难，只是用毛笔写字麻烦。温仪精通英语法语德语，还会一点日语和西班牙语，钢笔字写得漂亮，只有毛笔字实在有点拿不出手，自打伤好了能坐起来，就天天恶补书法，可惜这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现在只能算是勉强写得有个样子，漂亮那是绝对谈不上的。

另外还有个女红针指的问题，温仪上辈子缝合伤口十分熟练，却从没拈过绣花针，青碧为此也十分头疼：“公主这字写得不好倒也罢了，可是女红也不会做……东清国刺绣精妙，宫中妃嫔公主皆会刺绣，可是你……”

温仪皱了皱眉：“为何不对外宣称我右腕受伤一直难愈？先把这事搪塞过去再说。”

青碧一怔，微露笑意：“有理。先行了大婚，日后再慢慢学起来便是。”

温仪淡淡一笑。日后？日后她才不会留在这里，不过先养着伤看吧。

虽说找到了暂时的借口，青碧仍旧督促着温仪晚饭过后又足足写了半个时辰的字。冬日天短，皇宫里虽然点了无数蜡烛，那光线却也不够明亮，直写得温仪双眼发花才洗漱休息。温仪到底是伤势未愈，倒头便睡，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被喧哗声惊醒，有人在窗外乱喊：“走水了，走水了！”

温仪披衣起身，走到门口一望，不知哪里红焰一片，火头竟蹿得不小。宫墙外一片混乱，到处都有走水之声。温仪正瞧着，殿门吱呀一声推开，一名宫女慌慌张张进来：“宫中走水，公主快随奴婢去别处避一避。”说完，上前便来搀扶温仪。

温仪借着烛光一瞥，只见这宫女甚是面生。这些日子为防走漏消息，除了青碧之外，温仪所住之处只有三名宫女能进园内来，早已看熟了。眼前这宫女年纪甚轻，衣饰与其他人一模一样，只是从未见过。温仪眉头一皱，退后一步：“你是什么人？怎么从未在这园子里见过你？”

那宫女闻言，手往袖中一缩，竟擎出一根磨得锋利的簪子，猛然向前一步，扬手便向温仪心窝刺去。此时青碧才带着几个宫女内侍从园外进来，抬眼便见这般情景，不禁失声惊呼。呼声未落，温仪裙摆微动，飘然一转已经躲过簪尖，抬手捏住宫女手腕一扭，脚下连着一绊，众人惊呼之声未落，那宫女已经被按倒在地，手里的簪子叮一声落地。温仪一手扭着她，一手闪电般伸过去掐着她脸一用力，将她下巴卸了下来，冷冷道：“把她嘴里的东西掏出来。”

这一串动作疾如闪电，连青碧都只及发愣，直到温仪发话才猛醒过来，急忙亲自上前，从那宫女嘴里抠出一颗梧子大小的蜡丸，凑到鼻前嗅了一嗅，道：“是鹤顶红。”

温仪冷笑一声，将那宫女往地上一推：“捆起来，慢慢审问。”

青碧一声招呼，两个内侍连忙上前捆人。温仪微舒口气，轻轻按按肋下。这具身体大约是自幼练习歌舞之故，虽说不上身手矫健，却也不是全然弱不禁风，是以方才能够一招便擒下那宫女。然而就这么一发力，肋下的伤便隐隐作痛，实在让温仪想念自己原来的身体。

她正思索伤好之后该如何锻炼，忽听火光人声中铮的一声似是弓弦响，猛抬头只见夜空中寒光一闪，当即和身侧扑到廊柱之后，只觉一股劲风擦面而过，倒在地上的宫女一声闷哼，后背血花飞溅，身体弹了一下便不动了。